茗香堂史論

耆獻堂史論卷四

海鹽彭孫貽羿仁氏著
同郡朱葵之粟山校正

遼史

遼史起太祖阿保機不敘先世本紀既完追敘於論贊之首亦是創體紀稱阿保機生而體如三歲兒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來事斷斷言必及世務伯父當國疑輒咨焉又謂豫知死日丙戌秋初必有歸處其然豈其然邪　太祖紀于殂後稱曰昇天皇帝何其俚也　阿保機長九尺豐上銳下誠異人也

聖宗紀葬景宗於乾陵以近幸朗掌飲伶人撻魯爲殉上與皇太后因爲書附上乾陵其事誕而可笑隆緒只年十二皆當國者爲之夷俗如此甚多不足書之於册

北土江寒冬至大凌中春始解聖宗紀十一月觀漁撻馬濼十二月已亥觀漁玉盤灣辛丑觀漁濟淵隆冬而漁豈鑿氷下罟耶又然萬魚燈于雙溪魚燈不知何義　七年品打魯瑰部節度使勃魯里至自界酒河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三人飛旋空中良久乃墜數十里外一酒壺在地乃不移

遼初荒陋無文太祖時因太子倍之言建孔子廟已而制

契丹大字至聖宗乃祀孔子至興宗而工賦詩道宗親出題試進士須行史記漢書后妃亦有能文詞者荒服之風漸變矣

道宗時三河縣民孫賓及妻皆百歲復其家百歲異奏齊眉尤異自上古以來所未聞也

祭山儀立君樹臣樹又植雙樹爲神門又名拜山禮　瑟瑟禮所以祈雨有射柳儀　再生儀又名柴册儀歲一周星天子一行是禮所以報本有再生母后搜索之室　射鬼箭出師以死囚還師以俘或諜植柱縛之矢集如蝟名鬼箭

遼自開國以兵力幷北荒太宗窮兵南伐身死軍中大臣因東丹之讓國黴李胡之暴䖏共立世宗社稷之長計也太后偏愛阻兵大母與嫡孫鋒鏑幾交輒賴相拒於今爲烈非屋質解紛綱常毫裂矣初廢東丹繼廢李胡國家重器愛憎由于婦人作法于涼踵禍再世興宗不能尊崇嫡母坐致上京之弒何惑乎君臣剸刃輕于鳧雁同氣篡弒履于敵仇雖復講藝右文焉能掩戎狄豺狼之習哉道宗昏蔽于讒賊焚椒之寃妻子不保哀哉降而延禧怠荒不武用亡其國然二百餘年國祚亦惟聖宗培之也

欽湻后佐太祖用賢伐叛內贊功多然捨太子立德光已

開亂端猶云太宗雄畧能與契丹也繼乃與世孫爲難發兵相拒何哉斷腕殉葬已見安忍之一端　耨斤以宫人生興宗興宗既立弑害正嫡繼又欲廢帝立少子重光遷居慶州七栝宫悔而迎歸侍養惟謹終爲不懌帝崩無戚容崇聖悲泣如禮反謂之曰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此其爲人獸畜不如

東丹爲堂醫無閭絶頂藏書萬卷工文章書畫射騎獵雪干角鹿圖皆入秘府既入中國遣使問安不絶從珂篡弑乞師請討忠孝無虧夷裔乃有此賢

義宗順宗皆位當儲貳一則避地歸唐一則讒賊見害大

統終歸天與其子追尊崇報有由來矣　義宗以元子讓國帝殁奄殁群心並歸世嫡祭割之變亂定於穆宗復以淫酗凶終大統仍系世宗之子不可謂非天也

高模翰戰關南方與趙延壽聚議有光自目中出縈繞旗矛𨦼𨦼如流星久之喜曰天贊也進兵殺獲甚衆猛將勝兵之氣乃見於眉宇可謂異矣

女里善識馬嘗行野見數馬跡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已馬易之果然夫能辨駿于馬跡又在九方牝牡驪黃之上

開泰五年秋獵帝射虎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將犯蹕左右辟易陳昭衮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

追射昭衮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衮終不墜伺便拔佩刀殺之上設宴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騎虎救駕忠勇雄絕今古

太宗崩于灤城大臣諸王立世宗太后怒遣李胡以兵逆擊敗歸盡執世宗臣僚家屬軍次潢河橫渡隔岸相拒耶律屋質從太后世宗知屋質善籌乃奉書以試太后太后以書示屋質屋質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屋質請往太后遣授書于帝帝遣耶律海思復書詞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能釋怨以安社稷莫

如和好帝曰彼衆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卽不敵奈骨肉何况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執于李胡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爲善帝良久曰若何而和屋質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恚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晩帝乃遣海思詣太后往返數日議定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爲我畫一籌屋質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第言之屋質借謁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太祖遺旨又謂帝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禀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不立是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

是邪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太后牽于偏愛訛
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
太后泣曰太祖遭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詎可再乎
乃索籌一帝曰父不爲而子爲又誰咎亦取籌而執左右
感激太慟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
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移李胡厲聲曰我在兀
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尚以
爲非況公暴戾怨讟萬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
后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爲之乃許立永康王
帝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乃反助太后屋質曰臣以

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上喜其忠讀此書忠肝義膽字字陽秋折太后之偏私責永康以不遜李胡殘暴卷舌吞聲傳中情事如畫借籌擲籌若憤若激太后流涕左右感慟忠臣心舌栩栩生動鄰侯傳不得耑美於前　屋質深情妙用全在勸誘太后與帝相見既已覿面天親骨肉自然感觸即有戾色違言自然消歇當老人淚墮左右失聲爾時即有豺狼面目鐵石心肝未免徘徊色動干戈立解不煩詞說

粟山按屋質此舉有三善弭兵爭一　正綱常二　戢凶暴三然非太后始迷終悟亂無已時矣

屋質屢發天德等奸謀又力請防察割世宗不聽察割既
弒太后及帝因僭立有言衣紫者不可失屋質亟易衣出
遣人召諸王及禁衛討賊遣弟冲迎壽安王至王尚猶豫
屋質曰大王嗣聖子賊得之必不容羣臣將誰事悔將何
及王始悟諸將聞之相繼至察割執百官家屬夜閱內府
見瑪瑙枕曰此希世寶今為我有妻曰壽安王屋質在吾
屬無噍類此何足異察割曰壽安年幼屋質不過引數奴
詰朝來朝不足憂遲明諸軍圍之察割弒皇后柩前愴惶
出陣其下多委兵歸壽安察割知其不濟將殺群官家屬
耶律敵獵在繫中進曰不有所廢壽安王何以興藉此為

詞猶可以免察割從之遣敵獵往壽安合敵獵誘察割至

鑾之穆宗即位謂屋質曰朕之性命實出卿手命知國事

初安端遣察割奏事太祖太祖謂近侍曰此子目若風駝

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門太祖之明屋質之智察于

幾先可謂卓絕

耶律滬里思毋戰重鎧揮鐵槊所向無前從上伐晉至河

獵海東青鶻搏雉晉人隔水以鴿引去上顧左右曰誰爲

我得此人滬里思請内廐馬濟河擒之并殺救者數人而

還帝以一鶻而輕用猛將何無大風猛士之思耶

金史

金始祖函普居完顏部僕幹水之涯非姓完顏也後遂以完顏爲姓攷其國語完顏乃漢語王姓則金於漢音國王氏也

函普年六十餘完顏顏有賢女六十而未嫁函普以青牛聘之遂生二子一女爲金之祖奇安長子烏魯始築室居于安出虎水之側故金人之興異於諸族之逐水草者

烏魯幷吞諸部遼使問盈歌攻阿疎城事方議償其俘虜烏魯乃令人阻絕鷹路揚言于遼欲開鷹路非女真節度使不可遂令烏魯討阻絕鷹路者而罷問阿疎城事以從

禽之樂不問所部之并吞宜乎金之輕遼也
遼人言女真兵滿萬不可敵此見遼兵之積弱耳若百戰
之兵即女真十萬猶可破之背嵬八字西川荆襄之兵與
女真長勝軍力戰皆大破之何言不可敵也
金有三撻懶兩婆盧火一爲穆宗子左副元帥撻懶一爲
太宗子薛王宗懿深撻懶一爲平章政事穀英原知名撻
懶一爲平章事泰州婆盧火一爲慶直尹婆盧火
金史諸帥無定即一撒离喝而或稱杲或稱撒离喝一編
之中互書舛錯如此
徐徽言死節不必詳書于帝紀但言不屈見殺足矣後諸

將傳中凡遇徽言之死必詳述不嫌其複金人重之不嫌再三也

栗山按重忠節固屬夷裔所難然諸將傳必詳述要非史例

太宗奥乞買不自立其子仍立太祖子亶可謂大公熙宗立未幾宋王宗磐翼王鶻懶以謀反誅矣未幾降封太宗諸子皆爲公矣何其少恩哉

海陵紀以諫伐宋弒皇太后徒單氏于寧德宫卽宫中焚之棄其骨水中諫者以下逹上之稱太毋以毋訓子名諫可乎書法倒置矣

金初兵最强海陵時宿將盡亡子孫誅鉏殆盡行伍皆胥吏故虞雍公得以書生决勝世宗時命護衛善射者押賜宋使弓宴宋使中五十押宴者纔中其七世宗謂左右將軍曰護衛出爲五品官每三日上直役亦輕矣飽食安臥弓矢不習將焉用之金武事之弛可見世宗復修和好大爲有見

世宗制爲改嫁毋服三年此雖教孝然使人輕于改嫁守志苦節者鮮矣聖人制禮必爲可繼宜善明其意不必輕爲改制　又制命婦犯姦不用夫廕以子封者不拘此法亦是重法而輕節也子貴而封乃尚有犯姦者嘗與命婦

同科然按法行之雖足維風無以安孝子於在位世宗之制雖非大經覈過知仁與服嫁母同一義

夏任得敬脅其主李仁孝上表請中分其國李石等皆請許之世宗不許并却其貢甚得人君之度後高麗王晧廢兄晛自立詐稱讓國金因而冊之西京留守趙位寵叛之請以四十餘城附金世宗不聽王晧遂殺位寵晧以弟篡兄位寵遂以臣叛主世宗距位寵位寵則以晛為辭也晛終以幽死金何以謝之

世宗每令人謌女真詞欲謂太子諸王曰朕思先朝行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

眞純實之風至於語言文字或不通曉是忘本也又命衛士有不閑女眞語者並令習學仍禁自後不得漢語憂危思深子孫苟知此意何至亡國

金酒禁甚嚴海陵時近臣有犯者罪至死世宗時尚諄諄禁戒非元旦生辰不置酒臣民非婚姻祭祀令節不許飲酒大定十八年始許女眞戍邊人遇祭祀婚嫁節辰自造酒具以戒淫佚防昏亂甚得妹邦酒誥之意諸夏有不及者

世宗謂朕所至有司毋虛而不居甚無取元妃李氏喪過市不聞樂聲謂宰臣日豈以妃故禁之耶細民日作而食

禁之嚴其生計也其勿禁其見卓絶曲體臣民又無不盡
大定二十一年追貶海陵爲庶人二十二年東京留守徒
單貞以與海陵逆謀伏誅妻永平縣主子愼思並賜死討
賊一何緩也

右司郎中段珪卒世宗曰是人明正可用燕人自古忠直
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屢
經變遷而未嘗殘破蓋以此南人挺勁敢言直諫者多前
有一人見殺後復一人諫之甚可尚也北人之見輕外朝
亦已久矣異日與元爲敵爲宋仗節皆南士也世宗眞知
人哉然在漢季田疇不肯仕操翼德流離從主謂燕人自

古鮮忠直亦未可槩也

世宗謂唐太宗少年能用兵雖居帝位猶不能改叱剪髮皆權謀也又謂光武人所難能更始既害伯升當離亂之際不思報怨事更始如平日不見戚容豈非人所難能乎此其度量蓋將大有爲也其他庸主豈可及高祖英雄駕馭豪傑非光武能及然即帝位猶有麤豪之氣光武所不爲也卓識明論言言破的

盧溝橋章宗所作　章宗時禮官言民一產三男內有才行可用者量材敘用其媼婢所生官給錢百貫資乳哺尚書省請更給四十貫贖爲良制可夫品胎生人偶異耳量

材而用豈必一產三男之家哉百貫乳哺厚矣又以四十
貫贖爲良不亦過乎當立爲制奴婢一產三男准一人留
役二人免爲良不須給贖　章宗許內外官并承應人祖
父母父母忌日給假一日眞錫類之孝　章宗好文多藝
無經國遠圖傳授非人遺產不保妻孥爲戮他何足稱
衞王記注失亡王鶚求大安崇慶事不可得金故部令史
竇祥年八十九能記舊事從之得二十條司正張正之寫
災異十六條張承旨家奏事五條金禮部尚書楊雲翼日
錄四十條陳老日錄三十條藏史館多重複校去重出刪
其繁雜章宗日錄詳其前事宣宗日錄詳其後事又金掌

日友嘗大明居士王氏所記資明夫人授璽事附于篇可以存其梗槩云

宣宗諱字臣江淮之人號稱選懦然官軍攻蘄黃嵎其衆困甚脅之使降無一從者河朔州郡一遇北警往往出降此何理也從來爭天下者取北易定南難

天會五年楊級造大明厯因宋紀元厯增損之正隆大定以後日食或先後天命司天監趙知微重修之翰林應奉耶律履亦造乙未厯命尙書禮部集驗太陰虧食知微爲近終金百年用之厯惟一易

金入汴取宋渾儀致于燕天輪赤道懸象司辰天池水壺

等器人皆棄毀惟渾儀置太史局候臺汴距燕千里地勢高下不同望筩中極星稍差移下四度纔得窺之明昌六年龍起渾儀鼇雲水趺下臺中裂渾儀僕臺下營繕復置臺上貞祐南渡遂委而去宣宗時司天臺官請鑄渾儀公私罄乏遂寢初禮部尚書張行簡嘗制蓮花星丸二漏以進章宗置蓮花漏于禁中星丸漏以備巡幸貞祐南渡二漏遷汴汴亡廢毀無所攷其制

明昌間薦牛魚注牛魚似鱘鮪類也無則鯉代牛魚不知何狀大都魚之大者

大定八年定功臣配享圖畫于太廟左廡金源郡王撒改

宋王宗望斡离不金源郡王斡魯梁王宗弼兀朮金源郡王婁
室魯王闍母隋公阿离合懣豫公蒲家奴昱兖公劉彦宗
右丞相韓企先尚書令李石右丞相金源郡王紇石烈志
寧左丞相僕散忠義左丞相崇公紇石烈良弼右丞相莘
公石琚右丞相申公唐括安禮平章政事徒單合喜參知
政事宗敍十九人又魯莊明至闍母已世宗思太祖太宗創業艱
難求當時勳業最著者圖像衍慶宮遼王斜也金源郡王
撒改遼王宗幹斡本秦王宗翰粘罕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
郡王習不失斡魯希尹婁楚王宗雄謀良虎魯王闍母金
源郡王銀朮可隋公阿离合懣金源郡王完顏忠豫公蒲

家奴金源郡王撒离喝袞公劉彥宗特進翰魯古習室齊公韓企先凡二十一人與配享太廟者大小同異

古大享用牛宋政和五禮太廟親祀用牛有司行事則不用[illegible]寶二年昊天上帝皇地祇用犢餘大祀以二羊五豕代一犢大定十年定祫祭親祀每室一犢時享親祀宗廟共一犢有司行事則不用十二年祫祭攝官共用三犢二十三年祫祭親祀用三犢有司行事以鹿代今祀孔子以鹿代牛制始于金

泰和中完顏匡請以創業功臣配享武成王廟于是以宗翰宗雄宗望宗弼等侍坐武成王位在管仲上降韓信而

下立于廡黜王猛慕容恪等二十餘人胡人亥自李大至以粘罕斡离不謀良虎兀朮躋管仲之上管仲尊周攘夷眞得太公兵法者王猛不欲滅晉其見亦與仲父同金人卑之斥之蜉蝣而笑大椿也

泰和中太常寺奏開元禮祭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漢高祖版御署開寶禮高祖以下二十七帝不署平章政事鑰等謂方嶽之神各有所主有國所賴御署固宜前古帝王寥落杳茫列于中祀亦已厚矣不須御署夫二帝三王道法相傳有天下者必宗述致敬垂訓將來今謂不及方岳之神列之中祀已厚夫堯舜禹湯文武道之所在天地同流

豈等若敖之鬼望禋饗於後世登之大祀且不加增夷裔之人較禮隆殺謂之中祀已厚顧足噴飯

女真拜禮先袖手微俯身稍卻跽右左膝左右搖肘袖上拂左右肩下拂膝凡四如此者四跽復以手按右膝單跽左膝而成禮國言搖手而拜謂之撒速承安五年命公裳則朝拜如漢制便服則用本朝拜是金人半用漢拜也

金人儀仗衛士皆金鳳花交腳幞頭或皁帽拳腳幞頭或赤平巾幘長腳幞頭錦帽彷彿宋制　金百官從一品三公三師尚書令丞相平章元帥樞密從者六十人藤棒骨朵牙杖交椅水鑵鐁鑼盂子吐壺以次執之其從盛矣客

如漢唐之制明之六卿內閣公侯只有開棍並無儀導今
亦同之

金之理財最爲無法雜用遼宋劉豫舊錢錢法既壞濟以鐵錢鐵不可用權以交鈔鈔至不行權以銀貨官利于大鈔民利于小鈔于是易交鈔爲寶券未幾又作通寶又改作寶泉又織綾印鈔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用寶會訖無定制而金以亡國用之屈未有若金者蓋金用兵妻子咸予廩給賞又無紀焉得不匱國家生財田賦之外無如錢法鹽法金雖據有燕汴然南方產銅之鄉西方兵甲之利皆在宋夏而金欲以金源上京魚鹽梨棗之利而襲中華

聲名文物之容宜乎國易貧財易絀兵易弱矣

金之失計在於盡遷女眞人戶以實燕京而南徙河南括民田以予軍而民困虛金源肅龍諸戶而兵弱軍民交困焉得不亡

世宗拳拳於上京禁女眞人戶不許效漢裝漢語深有見

金之交聘表不亦贅乎

女眞初無文字不知祖宗故事太祖妹亦不知其名與所配穆宗子烏帶始好書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二國字烏帶諸子皆學之宗雄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完顏希尹依契丹字製女眞字粘罕好訪問女眞老人多得契丹及祖

宗遺事太宗復進士舉稍拔文學之士詔求祖宗遺事備國史烏帶撫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事始得傳

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爲氏亦有部人以部爲氏非宗姓也遂不可辨

金諸帥粘罕斡离不兀朮最强粘罕欲先下西邊綴于江南金主不能用頻年戰江淮巴蜀終不能有遂合西夏苟延後遂許爲敵國始知粘罕之謀遠矣蓋金雖克汴而延西强兵皆爲夏守苟金先以全力攻夏夏不支而滅滅夏而圖宋雖岳韓吳劉之兵且不能與金抗不待元而南北爲一矣故知斡离不兀朮之謀皆不如粘罕也

栗山援金既破汴虜徽欽江南之人且破膽然猶不克底定若移之攻夏延西之兵强於宋南渡之兵百倍且地勢犬牙彍騎精兵不下于金烏能保其必滅倘宋宗澤韓岳之師卷甲長驅乘間而入金方腹背受敵自顧不暇矣粘罕之謀未必全是

兀朮取和尚原轂英先奪新叉口留兵守之夜大雪道路皆氷吳璘重兵扼之兀朮用轂英計自旁山叢薄間出不意遂取和尚原轂英請速入大散關本部爲殿以備伏兵至仙人關轂英攻之兀朮止之不聽以刀背擊其兜牟使之退轂英曰敵氣已沮不乘此取之後必悔已而果然兀

朮歎曰旣往不咎乃班師若用穀英策急攻蜀吳璘屢敗不能振必無蜀矣兀朮此時功成而怠强弩之末矣朱仙之敗席捲北走盡及老而頹矣金史粉飾之過如所云旣往不咎聖人之言兀朮胡人豈解雅言理所必無徒貽一笑

阿离合懣强記一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並其默記人非舊識聞其祖父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積年舊事人或遺忘一一辨折言之天輔三年寢疾宗翰日往問之盡得祖宗舊俗法度上幸其家問以國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

之乃戲平生所乘戰馬

完顏希尹本名谷神金人始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希尹乃因漢人楷字倣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其後熙宗亦製女真字希尹所撰謂之女真大字熙宗撰謂之小字

劉豫張邦昌次兀朮傳後不倫太甚邦昌傳寥寥數行云宋史自有傳此復列之尤贅

撻懶縱秦檜南歸力主和議稱臣割地殺大將以自弱則撻懶固金之功臣也兀朮斡离不本皆主戰故以撻懶歸河南地爲非夫割地資宋撻懶之算固疏然曰通宋爲謀

叛則非也夫檜之殺岳飛以爲功深畏金也苟撻懶果舜宋兀朮等重兵壓境檜必執撻懶以悅金撻懶豈能叛金哉金史之言不足信也

栗山按秦檜主和議不過迎合高宗之心其殺岳忠武以其梗和議也即此以觀可知通金之非實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其檜之謂矣

酈瓊謂金人南伐元帥國王親臨罪陣矢石交集免胄指揮意氣自若將士孰敢愛死江南諸帥每身居數百里外一介持文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小捷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已功微功邀厚賞大罪不誅何能振起邪衆俱

爲確論古今同弊

孔彥舟荒于色有禽獸行妾生女姿麗彥舟苦虐其母使自陳非己女遂納爲妾

金人營汴張中彥作河上浮梁匠者未得法中彥手製小舟數寸不假膠漆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駭服

張中孚中彥傳末謂二張雖小惠足稱然以宋大臣子父戰歿于金若金若齊皆不共戴之仇金以地與齊則臣齊以地歸宋則臣宋金取其地則又臣金若趨市然利所在豈復知所謂綱常也哉吁此等議論有關名教

夾谷吾里補多智畧膂力過人雖老勇健不少衰致仕一

百五歲卒世宗至上京有老人百三十餘歲能言太祖太宗時事海陵時常召見從太祖破寧江州有功者得百七十六人賜酒帛有忽里罕解衣進太子光英曰臣今百歲有十子願太子壽考多男子與臣等海陵使光英受衣即以所服并佩刀賜忽里罕遼水人多壽有云出谷產人蔘人飲其水故多壽

世宗御饌不適口召移剌温嘗之奏曰味非不美蓋南北邊事未息聖慮有所在爾上意遂釋可謂淡言微中妙于解紛

眾山按然亦近於諂矣

蕭仲恭爲遼公主子能披甲超橐駝遼之宗戚子別爲一班號孩兒班仲恭嘗爲本班詳穩　嘗建汴京河東陝西材木浮河下砥柱筏工多沈鄭建請于砥柱解筏順流散下合善浮者下流接之此等心思以幹國事有何難者

世宗時近侍請罷科舉世宗問張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對曰有曰誰歟曰秦始皇世宗顧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遂寢

張元素素剛毅人畏憚之往往以片紙署字其上治瘧輒愈人皆異之

奔睹名昂海陵時縱飲輒數日不醒海陵常面戒之得間

輒飲如故大定初妻子爲置酒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從母姊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向時不以自晦汝弟殺我久矣今遇明時當自愛奔睹虜人乃得陳平之智

烏延查剌手持兩鐵簡重數十斤左右揮擊無不僵仆號鐵簡萬戶窩斡募人刺之命僞爲護衛得阿不沙身長有力奮大刀自後斫之查剌回顧以簡背擊阿不沙折其右臂查剌平居和易臨戰奮勇雖重圍萬衆出入若無人之境

撻不野名大臭蓋姓大名臭也字書無臭字止有炅字音

胡考反同杲義未詳豈卽此字之訛
烏延蒲黒等傳贊曰陷泉之捷震雷燁燁苻離之克我勢攸赫隴坻㵽擺淮渦鈞鐵成矣故列敘諸將之功故爲聱牙以文其拙豈直筆之體乎
石琚傳末摭其遺事曰金內燕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召琚入諸王竊語世宗曰使我父子家人安然無事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歷舉數十事以曉之皆伏議罪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詞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人主家事人臣所

難言許敬宗一言幾亡唐祚據之格心眞忠臣也史官書法深得史漢遺筆

徒單克寧遺表曰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疎之輕小人而終昵之願愼終如始安不忘危眞千古明言

史抹撻拳勇善鬬槍長二丈號長槍副都統手箭長不盈擬百數截置鎧中以鞭擊之或以指鉗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其箭以習創雖子弟不傳其法按此卽今袖箭也

完顏承暉守中都外援盡潰承暉別家廟作遺表付尙書省令史師安石論平章政事高琪包藏禍心終害國家復

引咎不能終保都城爲謝表予已死滄州爲書以從兄子永懷爲後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之皆與從良書舉家號泣神色泰然與安石引滿所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一字投筆歎曰遽爾謬誤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出門聞哭聲復還已仰藥死矣承暉生富貴居家類寒素常讀司馬光蘇軾像于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完顏乃有此人

益都楊安國倡亂山東名楊安兒金人屢討殺戮數十萬賊益聚號紅襖賊時青李全皆其餘孽

完顏仲完本姓郭有功賜姓兵最强號花帽軍人呼謂郭

大相公

完顏霆拒宋兵于朐山柵隔湖港霆作港中暗橋合偏將率死士由暗橋登山霆以兵趨山下約以昏時舉火爲期上下夾擊宋兵大敗墜澗溺水死者不可計暗橋之制未詳

初胡沙虎弒衛王立宣宗朝臣皆謂衛王失道自絶于天虎推戴有功無罪尚書省請修衛王事迹史官謂賈益謙嘗事衛王宜知其事遣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謂之曰昔海陵被弒而世宗立禁近能暴海陵惡者輒得美任故當時多所附會衛王勤儉愼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

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論偉之金史謂益謙盡事君之義海陵之事君子不無遺憾正隆之惡暴其大者足矣中篝之醜史不絕書噫其甚矣誠如益謙所言也

宣宗棄中都遷汴已無可為一時謀臣諫士尚有高汝礪張行素完顏素蘭陳規許古之徒共攻朮虎高琪之誅金已壞不可支若盡用焉鼎侯摯完顏弼必蘭阿魯帶等猶可稍支河北收拾關陝延數十年之祚或亡或棄不亦悲哉

■事貴在經筵論人臣有事君之禮事君之義不敢齒君

之路馬蹴芻有罰入門則趨見几杖則起召不俟駕命不宿家此謂禮也至關國家之利害則禮者特虛器耳獻可替否至于引裾折檻斷鞅斬輪有不恤焉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不聞此言雲翼快論合公孫宏胡廣孔光張禹之徒無所藏其奸

崔立傳末田論曰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靑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不信哉亦是千古快論

崔立之變聶天驥被創甚矣病臥十餘日其女舜英謁醫

救療天賜歎曰我幸得死兒女倘欲我活恥竟鬱鬱以死
舜英葬其父明日亦自縊赤盞尉忻致仕居汴聞變召家
人付以後事望睢陽慟哭以弓絃自縊死彼中尚有忠義
如此深可歎尚

蒲察官奴詐降以立斫營之功力爭蔡不可守至於憤憤
此乃武夫不學無術坐以謀獻主于宋被誅冤矣金史胡
盧提不能正其是非

蔡州被圍女真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于哀宗曰近來立
功效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强有事則他人盡
力焉得不怨哀宗默然讀此古今同歎

元兵圍鳳翔郭蝦蟆堅守軍士死傷既衆積薪州廨呼集家人及將校妻子閉諸一室將焚之蝦蟆妻欲有所訴立斬之火熾率諸將士持滿火前以待城破兵入鏖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挺身入火中蝦蟆獨上大草積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者矢盡投弓劍于火自焚城中無一降者自來死事莫此猛烈

世戚傳謂天子娶后王姬下嫁秦漢以來無世甥舅之家關雎道缺外戚驕盈古者異姓公侯與天子爲昏姻他姓不得參焉女爲王后已尚王姬自貴其貴富厚不加焉使漢唐行此無呂王武氏之難矣金之徒單拏懶唐括蒲察

紀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娶后嫁主必于是此昏禮最得宜者盛于漢唐矣其論亦確

燕京石鼓馬定國以字畫考之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辯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

阿鄰妻沙里質遇黃龍叛卒攻鈔傍郡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居民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爲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氊爲甲以裳爲旗夫男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劍督戰三日賊去以聞封金源郡夫人　夾谷胡山妻阿魯眞寡居有衆千餘其父承克爲上京元帥爲行省太平所執應蒲鮮萬奴阿魯眞治廢壘修城郭以自守萬奴招之不

從乃射承克書入城阿魯眞碎之曰此詐也萬奴急攻之阿魯眞衣男子服與其蒲帶督衆力戰殺數百人生擒十餘人乃解去復遣將擊萬奴兵獲其將一人　詔封郡公夫人以婦女立功有高涼錦繖風烈

附金國語　頭曰兀朮　心曰粘罕　珠曰銀朮可　金曰按春　布囊曰蒲盧渾　盤曰阿里虎　山曰阿鄰海曰忒鄰　舟曰沙忽帶　坡陀曰阿懶　生鐵曰斡論釜曰闍母　火曰斜烈　搥曰婆盧　松子曰阿虎里羔曰活離罕　犬子曰合喜　犬有文曰訛古　貂鼠曰斜哥　安樂曰賽里　來曰迪古乃　迅速曰撒八

無賴曰謀良虎　貌不揚曰阿里孫　猾人曰什古乃

糞黒曰撒合輦　人奴曰阿合　老人曰撒答　第九曰

烏　十六曰女魯歡　鷙鷹鵰者曰阿离合懣　王姓曰

完顏　商曰烏古論　高曰紇石烈　杜曰徒單　郎曰

女奚烈　朱曰兀顏　李曰蒲察　張曰顏盞　溫曰溫

迪罕　蕭曰石抹　曹曰奧屯　魯曰孛朮魯　劉曰移

剌　石曰斡勒　康曰納剌　仝曰夾谷　麻曰裴滿

魚曰尼忙古　趙曰斡准　雷曰阿典　何曰阿里侃

空曰溫敦　惠曰吾魯　孟曰抹顏　强曰都烈　駱曰

散答　田曰阿不哈　蔡曰烏林答　林曰僕散　董曰

朮虎　汪日古里甲

元史

洪武二年宋濂王禕纂修元史紀三十六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因順帝無實錄事有缺畧三年復命增修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又六卷前書未備頗爲完足

宋濂條例稱兩漢本紀兼有書春秋之義事實言辭並載唐本紀嚴謹全法春秋元史本紀準兩漢　歷代史志其法不同唐志悉以事實組織攷覈爲難惟宋史條分件列覽者易見元史因之　漢唐史表所載爲詳三國史五代史無之遼金史據所可攷作表不計詳畧元史準遼金史

歷代史各有論贊元史據事直書不作論贊

元太祖本紀二十一年丙戌十一月丁丑五星聚于西南不言何度當時史官未置分野不明也計宋史當載之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十一月見於西南日沒之時當在斗分

金史稱承麟爲亂兵所殺太宗本紀稱蔓承麟殺之豈別有據耶

元初文物不備太祖削平四十國見角端始還兵時無載筆之臣以紀其事可惜也

太宗九年左翼諸部訛言括民女帝怒以括女賜其麾下

大非八君之度

太宗崩遺命以皇孫失烈門爲嗣六皇后乃馬氏稱制四年而後立君定宗雖立年已四十朝政猶出于六皇后定宗崩又三歲無君皇后海迷失稱制諸王拔都推戴始立憲宗元之初造兩朝繼體母后戀權久懸大位作法于涼焉得不亂

憲宗紀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爲元起荒漠原無良法可遵既有天下當法前代帝王乃嗜獵尙巫仍然夷習耳

世祖開國宋猶未平李璮復反乃簽捕鷹坊八匠等軍徒

弘州錦工繡女於京師豈造邦開運之道乎復營瀆山大玉海敕寘廣寒殿造五山珍御榻成置瓊華島廣寒殿侈靡若此宜順帝之以侈麗淫戲亡國也世祖末年益好淫巧令尚衣局織無縫衣

世祖時宣政院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其租從之夫亡國降王備列杞宋地租不免必爲僧尼始免之已爲非體又宋亡令追毀宋故官所受告身何其不廣　楊連其珈發宋陵冢自有一所戕八命無數得鈔一十萬田[illegible]三千畝金寶無算以金銀寶器修天衣寺既已未刑修寺僥福何爲元之修毒甚

矣

中統三年郭守敬請開玉泉水以[illegible]通今漕艘得直抵通倉剗運入京皆守敬力也　至元十[illegible]年定差稅課程增益者即上報隱漏者罪之不須履畝增稅以搖百姓元初當國得人其令如此今丈量之役費民間億萬金錢增賦無幾徒飽奸蠹

火器自古未聞宋初有飛石礮車以機發石元有回回礮又令蒙古漢人能造礮者皆送京師蓋火攻之器精于宋而備于元今兵家恃此爲長技五兵廢而不講火器雖利無精兵以翼之往往藉寇不可常恃也

至正二十　年司農上學校二萬一千　百餘宣政院上
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
百四十八人僧尼之區十倍學校如此
元人好貨楊連眞伽以發冢用朱清張瑄以海盜貴毒流
不已桑哥旣敗省臺請誅楊連眞伽亦有請誅清瑄世祖
終不許可知其故矣
世祖智計度量殊絕于人削平敵國兵不留行其失在于
黷武窮兵奄有諸夏乃復力遠西域窮極天南再敗於安
南喪師於日本意猶不已廷臣力爭始罷兵革阿合馬要
束木盧世榮桑哥皆以言利進毒流天下民怨已極然後

誅夷迹其爲道足以亡國終有天下何也在于知人善任宋之降將呂文煥夏貴范文虎蒲壽庚等咸尊顯富貴之宋之文臣留夢炎許衡葉李莫不優禮任使之是以羣材趨附樂於赴功

成宗時詔雲南行省自願征八百媳婦者二千人人給貝子六十索滇人未嘗識錢每貝子十準此中銅錢一六十索準小錢六千　世宗時凡再喪師于安南日本成宗踵之復喪師于雲南八百媳婦何喪敗相仍而不悔也

武宗立鷹坊爲仁虞院秩正一品丞相領之此何可訓

蒙古諸帝仁宗爲優成宗末命宗社動搖削平內難迎武

宗于上都有功不居大位終歸盡去不急之務爲皇太子時業已多所匡正元時重西僧每修佛事帝師多請釋重囚朝廷曲赦以從之仁宗時雲南行省右丞算只兒威有罪國師[illegible]監吉斡節兒奏請釋之帝斥之曰僧人宜頌佛書官事豈可與邪最識治體　英宗識治體無過舉然如封鷹師不花爲趙國公追封乳母夫阿來爲定襄王此等仍然胡習非帝王治世法

魏齊周書北史皆紀夷習金遼史亦然未嘗以國語入文字泰定帝卽位上都詔全是蒙古語鄙野可笑宋王兩公文章宗匠何乃酷無體裁

英宗之弑雖出羣凶然泰定不可謂無其意也觀其內侍倒剌沙常偵朝廷機事遣子哈散事丞相拜住且入宿衛意欲何爲閒鐵失逆謀因其使上變告未至而英宗遇弑諸王奉璽北迎遽即位于龍居河何急于居尊緩于討賊也然則囚使上變恐事不成姑爲此自郄耳即位數日始誅也先鐵木兒完者鎖南禿滿于行在更誅鐵失失禿兒赤斤鐵木兒脫火赤章台於大都非其本懷也　安西王阿難得於成宗末命幾危宗社其子月魯帖木兒復與南坡弑逆之謀可謂世濟其惡

泰定三年八月鹽官州大風海溢壞隄防三十餘里遣使

祭海神不止徙居民千二百五十家四年四月復從侵地十九里命都水監及行省發二萬餘人以竹落木柵實石塞之不止五月命天師張嗣成修醮　之政和元年三月遣戶部尙書李家奴往鹽官祀海神詔帝師修佛事于鹽官州造浮屠二百一十六以壓海溢又元貞中潮嚙鹽官海鹽兩州爲患特甚天師張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以震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者磔于水裔潮患遂息嗣成與材子也當時兩邑之患如此明季有人行苦竹山下沙中多井灶遺址往往得古鏡盤盂等物豈爾時所徙耶

粟山枕大海之中怪怪奇奇何所不有磔死之物亦會

逢其適君謂天師術治所致夫豈其然

文宗於泰定之末諸臣推戴遽卽尊位雖非其正猶云有名僞讓明宗復陰弑之身爲亂賊何以貽後三子俱卒卒以無後豈非天道元史多爲君諱惡文宗紀末止載至正詔書數其弑君之罪以爲斷案不復更置一詞順宗紀中又載此詔一史而重見失于剪裁

文宗弑君罪不容誅然文宗后捨燕帖古思終立順帝不爲無功寧宗之立乃燕帖木兒利于立少非后本懷弑逆之謀非關于后君有心掩閟其惡明宗二子豈能倖存不可謂無恩也撤文宗主放二子于朝鮮削太皇后尊稱別

賓一宮終其天年執存孤之德可也殺之中途過矣此皆强臣伯顏輩之謀不盡出于帝元數已衰英宗之英明也被弑明宗之仁厚也被弑順帝之昏庸也終立以亡其國豈非天耶

伯顏跋扈無君擅殺皇后不道極矣又請殺張王趙劉李五姓漢人尤爲凶惡幸帝不從

元疆域甚大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極鐵勒測驗之遠古所未有與堯時畧同而北方尤遠南海北極出地十五度夏至影在表南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晝五十六刻夜

四十四刻此為南方極中之地獄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此為天地之中也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晝長八十二刻夜十八刻大都北極出地四十度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余觀先哲之論謂夏至長止六十刻正統時晝長至八十一刻帝遂北狩乃天道變也今康熙八年夏至晝長幾六十二刻言麻者駭之不知元時大都夏至晝長原至六十二刻不足為怪且北海日長至八十二刻不尤可駭乎人患不多讀書耳多所見少

所怪于此益信

元初用金大明歷庚辰歲太祖西征五月望月蝕不效二月五月朔微月見西南中書令耶律楚材以大明歷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秒去交中之率治月轉之餘以正大明歷之失推上元庚子歲天正十一月壬戌甲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同會虛六度以應太祖受命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里殊遠創爲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萬里不復差忒名曰西征庚午元歷表上不果頒用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進萬年麻世祖稍頒行之十三年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歷參攷歷代異同酌中以爲歷

本十七年歷成名授時歷復令太子諭德李謙爲歷議發明攷証前代附合之失自古及今推驗之精無出于此驗氣舊法植表以度中晷然表短促尺寸未易分別景虛而淡難得實景今以銅爲表高三十六尺端挾二龍舉一橫梁下至圭面共四十尺圭表刻爲尺寸舊寸一今申爲五釐毫差易分別創爲景符以取實景其製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針孔以方闊爲趺一端設爲機軸令可開合搘其一端使其斜倚北高南下竅達日光如米許隱然見橫梁于其中舊法以表端測晷所得日體上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實得中景不容有豪髮之差劉

宋祖冲之取至前後二十三四日晷景析取其中定爲冬至且以日差比定時刻宋皇祐間周琮則取立春立冬二日之景以爲去至既遠日差頗多易爲推致紀元以後諸厤爲法加詳大抵不出冲之之法　歲差堯典冬至日在女虛之交漢元和二年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末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隋開皇十八年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退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距今之度較之多者七十餘年少者不下五十年輒差一度宋慶元間改厤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開元所距之差五十五年析取

其中得六十七年爲日𠛬行一度之差質諸天道差爲近密以之考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上推春秋以來冬至往往皆合下求方來永久無弊　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年用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歷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二十三紀元合者三十五不合者十四統天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今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正月甲寅朔旦冬至授時歷得甲寅統天歷得乙卯後天一日僖公五年正月辛亥

朔冬至授時統天皆得辛亥與天合昭公二十年己卯歲
正月己丑朔冬至授時統天皆得戊子並先一日若曲變
其法以從之則獻公僖公皆不合矣以此知春秋所書昭
公冬至乃日度失行之驗一也大衍攷古冬至謂宋元嘉
十三年丙子歲十一月甲戌日南至大衍與皇極麟德三
歷皆得癸酉各先一日乃日度失行非三歷之差今以授
時歷攷之亦得癸酉二也大明五年辛丑歲十一月乙酉
冬至諸歷皆以爲甲申亦日度之差三也陳太建四年壬
辰歲十一月丁卯景長大衍授時皆得丙寅是先一日太
建九年丁酉歲十一月壬辰景長大衍授時皆得癸巳是

後一日一失之先一失之後若合于壬辰則差于丁酉合于丁酉則差于壬辰亦日度失行之驗五也開皇十一年辛亥歲十一月丙午景長大衍統天授時皆得丙午與天合至開皇十四年甲寅十一月丁酉冬至大衍統天授時皆得戊戌若合于辛亥則失于甲寅合于甲寅則失于辛亥其開皇十四年甲寅歲冬至亦日度失行六也唐貞觀十八年甲辰歲十一月乙酉景長諸歷得甲申貞觀二十三年己酉歲十一月辛亥景長諸歷皆得庚戌大衍歷議以永淳開元冬至推之知前二冬至乃史官依時歷以書必非侯景所得所以不合今以授時歷考之亦然八也自

前宋以來測驗景氣者凡十七事其景德丁未歲戊辰日南至統天授時皆得丁卯是先一日嘉泰癸亥歲甲戌日南至統天授時皆得乙亥是後一日一失之先一失之後若曲變其說以從景德則其餘十六事皆後天從嘉泰則其餘十六事皆先天亦日度失行之驗十也前十事皆授時歷所不合以此理推之非不合矣今于冬至晷其日度失行及史官依時歷書者凡十事則授時歷三十九事皆中統天歷與今歷不合者僅有獻公一事大衍歷推獻公冬至後天二日大明後天三日授時歷與天合下推至元庚辰冬至大衍後天八十一刻大明後天一十九刻統天

曆先天一刻授時曆與天合以此較之授時為密矣　列宿度數歷代不同非徵有動移則前人所測或有未密漢落下閎測角十二度一行皇祐元豐崇寧所測皆同至元所測十二度十一分　亢九度崇寧九度少至元九度二十分　氐十五度皇祐十六度至元十六度三十分房五度元豐六崇寧五度太至元五度六十分　心五度皇祐六崇寧六度少至元六度五十分　尾十八皇祐十九崇寧十九少至元十九度一十分　箕十一皇祐十元豐十一崇寧十度半至元十度四十分　東方共七十五度皇祐七十七元豐七十九崇寧七十八至元七十九度

二十分　斗二十六度及分大衍二十六皇祐二十五至元二十五度二十分　牛八度皇祐七崇寧七少至元七度二十分　女十二皇祐十二崇寧十一少至元十一度三十五分　虛十一行十度少强元豐九少强至元八度九十五分　危十七皇祐十六崇寧十五半至元十五度四十分　室十六皇祐十七至元十七度一十分　壁九崇寧八太至元八度六十分　北方九十八度乃分一行九十八度二十五分皇祐九十五度二十五分元豐九十四度二十五分崇寧九十四度七十五分至元九十三度八十分太　奎十六崇寧十六半至元十六六十分　婁

十二至元十一度八十分　胃十四皇祐十五至元十五度六十分　昴十一崇寧十一少至元十一度三十分　畢十六一行十七皇祐十八元豐十七崇寧十七少至元十七度四十分　觜二一行一崇寧半至元五分　參九一行十崇寧十度半至元十一度一十分　西方八十度一行八十一皇祐八十三元豐八十二崇寧八十三至元八十三度八十五分　井三十三崇寧三十三少至元三十三度三十分　鬼四一行三皇祐二崇寧二半至元二度二十分　柳十五皇祐十四崇寧十三太至元十三度三十分　星七崇寧六至元六度三十分　張十八元豐

十七崇寧十七少至元十七二十五分　翼十八元豐十九崇寧十八太至元十八度七十五分　軫十七至元十七度三十分　南方一百一十二度一行百一十一皇祐百一十崇寧百九度二十五分至元百八度四十分今

按恒星隨天而行不變不動今古所測參差如此郭守敬所云微有動移者是也今西人之論亦然非前人所測未密也　晝夜百刻十二辰每辰得八刻三分刻之一　以地中揆之長不過六十刻短不過四十刻地中以南夏至去日出入之所為遠其長有不及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為近其短有不止四十刻者地中以北夏至去日出

入之所爲近其長有不止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爲遠其短有不及四十刻者今京師冬至晝刻三十八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晝刻六十二夜刻三十八蓋地有高下日出入有早晏所以不同授時歷一以京師爲正　元歷每日百刻十二辰每辰八刻三分有奇明大統歷每辰八刻子午兩辰十刻天體至圓何得兩辰偏長乎今西歷止九十六刻便于推算耳嘗以授時歷爲正至于因地定日出早晏今西八分省爲時刻即郭守敬遺法　日躔月俱東行日遲月疾月追及日是爲一會交值之道有陽歷陰歷交會之期有中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不同

入目高下斜正之各異此食多寡理不得一也合朔旣正推而上之詩書春秋及三國以來所載虧食無不合焉者書允征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按大衍歷仲康卽位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也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梁太史令虞鄺云十月辛卯朔在幽王六年乙丑歲也右詩書所載二事春秋三十七事以授時歷推之惟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及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不入食限自有歷以來無比月而食之理其三十五食皆在朔經或不書日不書朔公羊穀梁以爲食晦二者非左氏以爲史官失之者得之其間或差一日二日者由古歷疏

闊置閏失當差歲一行已有定說孔子作書但因時歷以書非大義所關故不必致詳也自後漢章武元年下訖本朝計三十五事密合者授時七大明二親者授時十有七大明十有六次親者授時十大明八疎者授時一大明三疎遠者授時無大明六　定朔日行一度晝夜之間月先日十二度有奇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復追及日與之同度是謂經朔古法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有在晦二月食有在望前後者張衡以月行分九道何承天以日行盈縮定小餘故月有三大二小隋劉孝孫欲用其法議者以爲迂怪卒不行唐傅仁均始采用之李淳風甲子元

歷定朔之法逆行渲風又以晦月頻見故立進朔之法虞鄺曰苟躔次既合何疑于頻大日月相離何拘于間小一行曰天事誠密雖三大四小庸何傷唐人弗克若天止用平朔本朝至元嘗議始革至如進朔之意止欲避晦日月見殊不思合朔在酉戌亥距前日之卯十八九辰若進一日則晦不見月苟合朔在辰申之間法不當進距前日之卯已踰十四五度則目見于晦庸得免乎月之隱見天道之自然朔之進退人爲之牽强孰若廢人用天不復虛進爲得其實哉　古今歷法　三統歷漢太初元年丁丑鄧平造行百八十八年後天七十八刻　四分歷東漢元和

二年乙酉編訢造行百二十一年後天七刻　乾象歷建
安十一年丙戌劉洪造行三十一年後天七刻　景初歷
魏景初元年丁巳楊偉造行二百六年至宋元嘉先天五
十刻　元嘉歷元嘉二十年癸未何承天造行二十年至
大明癸卯先天五十刻　大明歷大明七年癸卯祖沖之
造行五十八年至魏正光後天二十九刻　正光歷正光
二年辛丑李業興造行十九年至興和庚申先天十三刻
興和歷興和二年庚申李業興造行十年至齊天保先
天九十九刻　天保歷北齊天保元年庚午宋景業造行
一十七年至周天和丙戌後天一日八十七刻　天和

後周天和元年丙戌甄鸞造行十三年至大象已亥先天四十刻　大象歷大象元年已亥馮顯賓造行五十年至隋開皇甲辰後天十刻　開皇歷開皇四年甲辰張賓造行二十四年至大業戊辰後天七刻　大業歷大業四年戊辰張胄玄造行十一年至唐武德已卯後天七刻　戊寅歷武德二年已卯道士傅仁均造行四十一年至麟德乙丑後天四十七刻　麟德歷麟德二年乙丑李淳風造行六十三年至開元戊辰後天十二刻　大衍歷開元十六年戊辰一行造行三十四年至寶應壬寅先天十四刻　五紀歷寶應元年壬寅郭獻之造行二十三年後天二

十四刻　貞元歷貞元二年乙丑徐承嗣造行三十七年先天十五刻　宣明歷長慶二年壬寅徐昂造行七十一年先天四刻　崇元歷景福二年邊岡造行十四年先天四刻　欽天歷五代周顯德三年丙辰王樸造行五年至宋建隆庚申先天二刻　應天歷建隆元年王處訥造行二十年至大平興國辛巳後天二刻　乾元歷太平興國六年吳昭素造行二十年至咸平辛丑合　儀天歷咸平四年史序造行二十三年至天聖甲子合　崇天歷天聖二年宋行古造行四十年至治平後天五十四刻　明天歷治平元年周琮造行十年至熙寧甲寅合　奉元歷熙

寧七年衛樸造行十八年至元祐後天七刻　觀天歷元祐七年皇君卿造行三十一年至崇寧癸未先天六刻　占天歷崇寧二年吳泰姚舜輔造行三年後天四刻　紀元歷崇寧五年姚舜輔造行二十一年至金天會丁未合　大明歷金天會五年丁未楊級造行五十三年至大定庚子合　重修大明歷大定二十年趙知微重修行百一年至元至元辛巳後天十九刻　統元歷後宋紹興五年陳德一造行三十二年至乾道丁亥合　乾道歷乾道二年劉孝榮造行九年至淳熙丙申後天一刻　淳熙歷淳熙三年丙申劉孝榮造行十五年至紹熙辛亥合　會元

曆紹熙二年劉孝榮造行八年至慶元己未後天十刻
統天曆慶元五年乙未楊忠嗣造行八年至開禧丁卯先
天六刻　開禧曆開禧三年鮑澣之造行四十四年至淳
祐辛亥後天七刻　淳祐曆淳祐十年庚戌朱德卿造行
一年至壬子合　會天曆寶祐元年譚玉造行十八年至
咸淳辛未後天一刻　成天曆咸淳七年辛未陳鼎造行
四年至至元辛巳後天一刻　皇極曆大業間劉焯造不
行至唐武德二年己卯先天四十三刻　乙未曆大定二
十年庚子耶律楚材造不行至辛巳後天十九刻　授時
曆至元十八年辛巳郭守敬造

疆域之大無過漢隋唐唐南北萬三千里元又過之南北萬六千九百里羈縻之域又不止此

河源漢使張騫唐使薛元鼎皆謂出於崑崙皆因西域未通未有親厤河源者元使自星宿海至赤賓河不可以道里計行凡七八日約畧七八百里又二日至九渡已千里矣九渡至崑崙行二十日又二千里矣然則河源在崑崙之上凡三千里謂於崑崙非也大雪山卽崑崙

元泰定中海溢鹽官州文宗時始息改曰海寧州　泰定元年鹽官州海溢壞隄塹侵城郭有司以石囤木櫃捍之不止四年捍海隄崩二千步四月復崩十九里發丁夫二

萬以木柵磚石塞之不止政和元年海隄溢益發軍民塞之置石囷二十九里石囷不知何式疑今斗門是也　西北水利久廢郭守敬鑿通州至都改引渾水溉田於舊牐蹤跡導清水自昌平南折至西門入都滙爲積水潭東南至通州白河節宣以通漕運置　牐之處往往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咸服之

賈魯治河精思障水之方逆流排二十七艘連以大桅長樁麻索竹絙絞縛爲方舟又用索絙繞船身上下硾鐵貓于上流又用竹絙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橛上每絙或硾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舡腹實散草小石以釘板合之

復以卷帚密布合于板上或二重或三重大索縛之復縛橫木於頭桅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桅前長丈餘名曰水簾以木榰桅使簾不仆選便捷水工每舡二八執斧鑿立舡首尾岸上鳴鼓爲號齊鑿穴舟水入皆沉過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重樹水簾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梢雜草木土隨宜堆垛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址漸高復卷大埽壓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中流水深數丈用物施功數倍船隄距北岸三四十步勢迫河流峻急大埽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至河口一二十步濬龍口喧豗猛烈卷埽基裂敧傾俄遠

故所觀者股弁衆議騰沸魯神色不動機觧捩出龍口隨合河功乃成先是河上童謡石人一隻眼挑動黄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黄陵岡得石人一眼汝頴寇起議者皆謂由魯治河勞民動衆所致史臣謂此非通論使魯不興是役亂豈無自而生乎治河百世之利豈得以勞民召亂訿之秦築長城劉項以起然長城萬世之利也無趙高蒙蔽于中章邯益兵而東劉項未必能勝也

栗山案石人本汝頴寇黨所埋以爲扇亂之驗卽陳涉篝火狐鳴之意卽童謡云云亦其所布散總之順帝不綱饑饉洊至而賦役煩重人心思亂雖曰人爲實亦天

意要非治河者之罪也

元樂器有閏餘匏七星匏九曜匏一　絃三絃五絃七絃琴皆西夏金宋遺制　中統間回回獻笙形如夾屏上銳兩面鏤金雕鏤雲物孔雀兩旁側立花板居背三之一　中爲虛櫃如笙之匏上竪紫竹九十管管絃實以木蓮苞櫃外出小橛十五上竪小管管端實以銅杏葉下有座獅象繞之座上櫃前立花板一　雕鏤如背板閒出皮風口用則設朱漆小架于座前繫風囊于風口囊面如琵琶朱漆雜花有柄一人按小管一人鼓風囊自隨調而鳴但有聲而無律樂院判官鄭秀文又考音律增改其制肩頭兩旁立

刻木孔雀二飾以孔雀羽中設機每奏一人鼓風囊一人按律一人運機孔雀飛鳴應律名興隆笙　箏如瑟兩頭微垂有柱十三絃筑筷制以木闊腹下施橫木如彰二十四柱頭及首並如鳳喙　雲璈小銅鑼十三同一木架下有長柄左手持柄右手小槌擊之即今九雲鑼也

元祀典皆仍國俗文宗始袞冕大袭行郊祀禮世祖建太廟皇伯朮赤察合帶亦以家人禮祔祭太宗定宗憲宗身爲天子反皆不祀武宗享廟者三英宗親享者五文宗以後始皆親享世祖作新廟以國師僧薦佛事於太廟七晝夜又命宗廟祝文書以國字又改太祖主題曰成吉思皇

帝睿宗曰太上皇也可那顏皇后皆題國諱以夷俗施于
帝王之廟真可笑也
郊祀志稱制若曰云云若日者以國語鄙俚不堪入史
故以君曰臯之其體本於尚書曰若稽古王若曰之類也
粟山按曰若之若古訓順非此義
憲宗即位冕服拜天日月山此元人冕服之始　英宗時
盜入太廟失仁宗及慈聖皇后金主泰定時復失武帝神
主及祭器此與盜高廟玉環者尤為異變而嗣官僅薄罰
元德焉能長
太常博士言漢儒論七廟九廟之數有二　一韋元成等謂周

七廟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也劉
歆謂武王以后稷爲太祖增立高圉亞圉二廟于公劉太
王王季文王二穆之上巳爲七廟至懿王時始立文世室
于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是爲九
廟先儒多是劉歆之說　元太廟睿宗順宗顯宗皆非帝
而追尊顯宗位順宗之上順宗躋成宗之上僖公有位躋
閔公上　之逆祀況未嘗正位可居故君之上乎　元諸
帝神御殿皆在佛寺藏玉册玉寶金瓶斝盤盂之屬世祖
影堂有眞珠簾又有珊瑚樹碧甸子山余觀元人畫像皆
戴笠今讀冠服之制公服皆黑紗幞頭展翅公服皆右衽

其圓笠則士民私居之服上下皆然

元有射草狗燒羊毛之禮蒙古巫覡爲之后妃身及帝后彌留皆出居外氊帳產與殮畢以帳賜近臣元帝之殮剖楠木爲二刳中止足容身貂狖皮帽其靴襪繫腰俱用白粉皮爲之可笑也外束以黃金箍四穿土下葬不起墳

元之掾史各路儒學考選兼通經學吏事者爲上選每歲二人如今諸生例此制甚善勝今之三考

朱書彌封皆始於元

元人封典如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犯奸盜十惡除名等罪及側所封妻不是禮娶正室或係再醮倡優婢妾並

不許申請又如遭父母喪忘哀拜靈成昏者杖八十七離之有官者罷之仍沒其聘財婦人不坐諸服內定婚各減服內成昏罪二等仍離之聘財沒官諸婦人背夫棄舅姑出家爲尼者杖六十七還其夫皆有功名教但子收父妾兄收弟婦弟收嫂罪止杖一百七離之似輕耳元人每杖必畸七示零不知何義

粟山察客中閒集元世祖定笞杖之刑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此畸七示零所由來也

元地極廣取財極博海運以省河漕市舶以收番貨皆富

强之術也田賦甚輕設勸農之官頒農桑之書所以富民者不一而足三代之制無以尚之其立法與遼金遠矣

元有朱砂水銀碧甸子之稅茶榷先重於蜀江浙以漸而增今江西川茶稅甚輕江南浙江獨重江南之松蘿岕片六安浙之龍井天目徑山遂甲海內

元太祖宮闈有斡耳朵四稱后者二十三人妃子十六八其後世因之稱后者無定位無紀極矣

元時防海設慶元上海澉浦三鎮吾浙鹽官素爲要地明有四區參將今海鹽改爲遊擊視浙東三區似輕殆無遠慮河南行省言兩淮地險入頑宋亡之後始來歸順宜于

沿江一帶設鎮以鎮之蓋南北交爭者百年兩淮戰地雅
習金革亡命輕生卒之明祖與張陳之徒皆起淮上以亡
元行省之言長算遠識
木華黎元主稱爲四傑乃得前朝玉璽而不以獻其曾孫
以質玉貨之崔彧乃歸之尚方豈木華黎武人不學故爾
邪
世祖在潛邸欲勸憲宗休兵回鶻以息民霸突魯曰幽燕
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拱江淮北連朔漠居中以受
四方朝覲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
曰非卿言我幾失之世祖即位定都於燕常曰朕居此臨

天下霸突魯之力也燕京成于金而居于元明及今三朝定都之地皆斯人一言啓之誰謂遼北無俊傑乎

栗山案金左企功詩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亦是此意尤在霸突魯之前

太祖爲汪罕所襲兵散盡從者止十九人至班朱尼河糧盡荒遠無所得食哈札兒射一野馬殪之刳革爲釜汲河水煑而啖之太祖仰天爲誓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今滿人皆生啖牛羊元在遼北乃必須火食邪且刳革焉能作釜不無粉飾否

太祖拔金中都授札八兒爲黃河以北鐵門以南天下

達睿花赤鐵門在東印度是遇角端止兵地也

元滅諸國擇其賢智者用之如西夏鄯善㒒乾回回雜部之才皆得其力故能削平海內如振槁

后妃傳盡載册文其贅已甚

高智耀西夏儒者隱賀蘭山太宗訪求之憲宗用之世祖行其言始重儒者斯文之不滅智耀功爲大智耀子睿爲浙西廉訪使黜官州民有連結黨與持郡邑短長目爲十老吏莫敢問睿按以法闔境快之今海寧尙沿此風初名曰大老官繼而改其稱曰阿爹總其類也

鐵哥㒒乾人父斡脫赤與弟那摩俱學浮屠氏兄弟相謂

曰世道擾攘吾國將亡東北有天子氣盍往從之偕見太宗太宗禮之憲宗命斡脫赤佩金虎符歸說迦葉彌兒國主國主殺之帝爲發兵誅國主而用鐵哥鐵哥因以直諫顯

襄樊五年不下西域人亦思馬獻新礮法攻樊破之移攻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震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出降呂文煥乃降此用礮攻城之始

也烈拔都從憲宗出獵遇虎于𡺼下馬搏虎虎張吻手探虎口抉其舌拔佩刀刺殺之可謂神勇

察罕西域人博學強記淸素自居居河中白雲山因以白

雲自號仁宗目之爲白雲先生而不名此等人中夏亦少
燕帖木兒於文宗不爲無功然肆行無忌至娶泰定帝后
爲夫人悖逆已甚前後尚宗女爲姬妾四十人或有交禮
三日遣歸者後房不能盡識宴趙世延家男女雜坐名鴛
鴦會坐隅婦甚麗問爲誰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
也荒淫體羸溺血而死幸矣其子以謀逆伏誅遂覆其宗
豈非天道伯顏既誅唐其勢乃復效燕帖木兒所爲幸遇
從子脫脫得流放死全其宗脫脫代伯父秉政反其所爲
稱賢相然急報復近小人以此致敗國因以亡
夏人常八斤善造弓見知世祖常自矜謂耶律儒者無用

楚材曰造弓尚須弓匠為天下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世祖甚善之世祖西征至東印度住蹕鐵門關遇一角獸鹿形而馬尾綠色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問楚材曰瑞獸也名角端能為四方語好生惡殺天降符瑞以告陛下願承天意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

察罕攻滁州張柔請決戰既陣宋驍將出挑戰柔佯却宋將驕柔馳及之摑擊墜地宋將挽柔轡曳入其陣飛石中柔鼻兩軍鬬柔得還裹創復戰類此如畫柔既勇健宋將亦勁敵也惜失其名

董文炳父俊為將南征人多歸俊願為之奴既全其家歸

悉縱爲民鄰境人有被掠賣者亦贖還之干戈之際厚德如此昌大宜矣

耶律留哥者子入宿衛太弟命其妻姚里氏領其衆七年世祖西征還姚里氏携次子善哥見帝于河西阿里淑城帝曰鵰鷹飛不到之地爾婦人乃能來耶賜酒慰勞甚至姚里氏奏長子薛闍扈從有年願以次子善哥代之使歸襲爵帝曰薛闍從征西域救太子于合迷城身中槊又與回回格戰傷于流矢積功爲拔都魯不可遣當令善哥襲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闍者留哥前妻嫡子也宜立善哥婢子所出若立之私已而滅天倫竊以爲不可帝歎其

賢給騎四十從征河西賜俘人九口馬九匹金幣稱是許薛闍襲官而留善哥遺其季子永安從姚里氏東歸遼人久漸華風卽賢婦女明理若此

劉整請降經畧使劉黑馬遣其子元振往受之語之曰宋劉整名將瀘蜀之要衝今情僞不可知汝毋爲身慮事成國家之利不成則效死其分也元振至瀘釋戎服從數騎與整聯轡而入飲燕至醉整心服焉獻金五千男女五百人元振以金分將士而還其男女此舉深得籠絡豪傑之槩還其男女尤足服瀘人之心是以能效死不變也

憲宗遣西王旭烈兀西征至木乃兮其國下百二十八城

至乞石迷部破其西城東城以栴檀為殿宇焚之香聞百
里得七十二絃琵琶五尺珊瑚燈檠拔三百餘城又西行
三千里至大房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又至賓鐵侃得城一
百二十四西域平自古用兵之遠無如元者
王珣本耶律改姓年三十遇道士謂君相甚奇因一青馬
而貴珣求之信居歲餘有客以青馬來鬻珣私喜倍價買
之後乘以戰進退周旋無不如意常行凌水濵得古刀銘
曰舉無不克動必有功佩之有警必先鳴故所向皆捷
木華黎取東京命石抹也先以千騎為前鋒也先曰兵貴
奇勝何用多為諜知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也先獨與

數騎邀殺之虜其誥命至東京謂門者曰我新留守也至府中問吏列兵于城謂何以邊備對也先曰我從朝廷來中外宴然奈何陳兵以搖人心命撤之曰寇至在吾無勞爾輩是夜易置其將佐部伍三日木華黎至入東京如此智勇固可但東京守將何問牒疎忽乃爾邪

金驍將王子昌守保定張柔命何伯祥取之兵逼城子昌出走伯祥執槍馳馬追及之子昌射之中手貫槍伯祥拔矢棄槍策馬手搏擒子昌諸軍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遽歸諸軍愴惶失措伯祥曰此必爲敵所遏不若出其不意深入其地使彼不測乃可出也遂突戰至司空寨布鼎爲攻取

勢夜爲營營火十炬伏精銳于營側險要天明令士卒速行而鳴鼓其後宋兵來追伏發驚潰去追擊大破之轉戰百里他軍不能歸者皆賴以出退師自古爲難伯祥深逞兵法眞良將也

張榮爲流矢貫眥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其面額拔之神色自若趙匣刺與宋兵戰鵝灘被三創矢鏃入左肩不得出欽察惜其驍勇取死囚刳其肩視骨深淺知可出乃鑿其創拔鏃出之色不動如此健兒雲長刮骨不足獨擅

劉整夜率驍將十二人渡塹入信陽堡擒其守將還孟珙謂李存孝以十八騎拔洛陽今整所將更寡乃書其旗曰

賚存孝如此猛將呂文德忌之俞興扼之使之降元宋之不亡何待

郝經年九歲母許避亂土窖中亂兵熏之死經以蜜和寒葅汁決齒灌之即甦此等不凡之人性成自幼

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張元道始爲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子弟入學逸少何修乃得此于蠻中乎

劉好禮爲北方叛王所執西踰雪嶺以衣服賂叛王千戸東出鐵尋山南走七月至蒴海始與戍兵援得歸蒴海之名甚新

張宏範子珪少能挽强虎出林中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

咲從父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宏範救出之令珪受學光薦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語珪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後珪果兼將相有聲光薦可謂知人

李孟歷相武宗仁宗仁宗每稱其字御書秋谷二字以賜之英宗立鐵木迭兒譖之降集賢侍講學士度其必辭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入院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邪爾輩謂彼不肯爲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譖不得行人臣處譖如此亦明哲之一端也

張養浩禱嶽祠泣不能起雨爲立降聞民間殺子以奉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以祭之出賑饑民終日無怠撫膺慟

哭得疾不起闔中之人哀之如父母如此等人眞不愧民之父母

張廷瑞城虎嘯山以遏閉逵夏貴以兵數萬圍之城當炮皆穿築柵柵壞依大樹張牛馬皮以拒炮貴絶其水道廷瑞取人畜溲煮之濾土中洩其臭人日數合脣皆焦裂堅守踰月貴兵不得進度宋兵懈夜刼其營宋兵潰殺都統欒俊等五人斬千餘級如此惡戰死守睢陽不足異矣

桑哥每雞初鳴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笞之趙孟頫爲兵部侍郎偶後至遽引受笞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

自是所笞惟曹吏御出行東御墻下道險馬跌墜于河桑哥言于帝移御墻稍西二丈許桑哥奸惡乃能優容賢者如此耶亦未必識孟頫徒以詩畫取之爾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仁宗常呼其字而不名比之唐李白宋蘇軾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詩畫所掩知其書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人以爲知言元史子昂傳段段有意抑揚褒刺皆寓其中惜筆力荏弱耳

黃溍婺州人卒于繡湖私第按志義烏有繡川湖花木映川如繡故名溍與浦陽柳貫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名儒

林四傑蒲陽吳萊居深裹山中字書止有裹音鳥以紐帶馬也宋宗室有士裹皆無四點乃書之誤

丞相問揭傒斯修史以何爲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當以心術爲本也眞千古名言二十一史如范蔚宗魏收沈約皆心術不正讀者不可不知

李木魯翀爲郊廟禮儀使紀行禮節文于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之曰此爲皇帝字邪大笑還之今制奏表文遇前代皇帝陛下字易以四圈亦其遺意　翀爲禮部尚書有大官妻無子而妾有子盡以其田

入僧寺其子訟狮召其妻詰之曰汝爲人妻不以實應或
其子何面目見汝夫地下乎卒反其田今仕紳巨室往往
蹈此安得如狮者斷之乎
董搏霄僉淮南行省樞密院事行陸運之令每人行十步
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
可行百里以夾布囊人負米四斗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
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
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
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其事可補運法之未備
導江先生張𧠍字達夫按隸書𧠍古須字立而待也儒生

好奇乃爾

襄陽之師不解金履祥獻策海道直搗燕薊以搴之歷敘海船所經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不能用後朱瑄張淸海運之道視履祥所上書咫尺無異然後人服其精確學者有用之學固當如此然以賈似道爲相范文虎夏貴等爲將即長江之戰望風而潰焉能直搗燕薊乎苟用其策以將予敵償軍齎糧其亡彌速矣

履祥謂劉恕于資治通鑑外別爲外紀以紀前事百家之說是非頗謬於聖人不可爲訓帝堯以前不經夫子刪定固野而難質夫子用魯史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

玉帛之使會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所加也因折衷邵氏皇極經世胡氏皇王大紀以尚書爲主旁及禮詩春秋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接于通鑑二十卷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釋訓以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

江陰陸文圭子方語人曰以數攷之吾州二十年後有兵燹慘于五代建炎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冢墓盡發人服其先知子方宋丘隱城東學者稱墻東先生

儒學傳伯顏哈剌魯人博學能文以忠義死賊手贍思大食國人博極列國群書尤精吏治元人取材至此何媿立

賢無方

觀音奴知彰德府郡有崔府君祠豪民楊甲因王乙年饑就食淮南病死妻還甲已據其田僞作文憑曰乙生已售我妻訴于觀音奴令王妻同楊質于府君祠甲懼神靈先期以羊酒浼巫囑勿洩其事王與楊詣祠質之果無所顯觀音奴疑之詰巫吐實楊果以羊酒浼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神勿洩也既得實坐甲罪歸其田于王妻責神而撤其祠如此剛斷眞可質鬼神矣

盧琦爲永春尹安溪寇數萬寇永春琦召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獨死之衆皆感憤曰使君何

言也使君父母其忍以父母畀賊耶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使君勿以爲憂踴躍爭奮攻賊大破之明日賊傾巢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數千邑民無死傷者賊爲遁去兵革四起獨永春晏然讀此孟氏所云親上死長益信

元以制科取士其魁泰不華李黼李齊皆以忠義死可與文丞相比烈

元伐日本舟師十萬阿塔范文虎將之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大風破舟諸將各擇堅好船遁歸棄士卒十萬于山下衆推張百戶爲主帥伐木作舟欲還日本人攻之盡戰死虜去二三萬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皆奴

之十萬之衆逃歸者三人耳如此喪師大將不誅故宜再有安南八百媳婦之敗

桑哥令監察御史稽照文書書名卷末以遺失至笞御史四人後御史赴省部椽吏與之抗禮臺綱盡廢朝廷設御史所以防大奸乃權奸得而笞之椽吏得而侮之耳目安寄乎世祖雖誅之壞法亂政多矣

安西人張子夔父喪每夜半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至埜所積土爲墳夏邑人陳乞兒年九歲母喪哀毁親負土爲墳高一丈廣十六步人憫其幼欲助之泣拜而辭讀之可歌可泣凡爲人子人皆可爲而皆不能爲可歎也

太平人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魚晨起求魚以祭母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嚙痕鄰里驚異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以聞于官表其閭

晉寧人李忠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震郇保山移所過廬舍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易云中孚可格豚魚楊子云至誠則金石爲開不益信乎

閩陽冦鐸少孤育于伯父伯父老無子以鐸爲後鐸爲伯父娶妾生一女妾不慧熟寐壓女死伯父死妾有遺腹男鐸懲前失告妹及妻妹護視之身廬戶外中夜審察不敢

安寢弟能食自抱哺與同臥起十年不怠弟有疾禱曰天不伐予家鞞父子可去一人勿使伯父無後明早弟愈觀其處心積慮可以托六尺之孤

餘姚石明三居山中一日自外歸覓母不見壁穿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往倚巖石執斧伺殺牡虎明三亦立死不仆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觀之足泣鬼神

波羅國人阿尼哥以善粧塑刻聖御容織錦爲之圖畫弗及寶坻人劉元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上都三皇尤古粹識者以爲得三聖人之微仁宗勅元非有旨不

許爲人造他神像大都城南作東嶽廟元爲造仁聖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憂思深遠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閲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士大夫觀者咸歎異

阿尼哥初至帝取明堂針灸銅像示之曰此宋時物歲久闕壞無能修完之者汝能新之乎阿尼哥請試爲之二年新像成關鬲脈絡皆具金工歎其天巧莫不媿服今順天太醫院針灸銅人想其遺製邪

茗香堂史論卷四終